

中國歷代著名
文學家評傳

郭沫若題



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

第 二 卷

(隋唐五代)

吕慧鹃 刘 波 卢 达 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济南

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

第二卷

吕慧鹏 刘波 卢达 编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5.5 印张 5 插页 541 千字

1983 年 6 月第 1 版 1985 年 2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11,301—31,500

书号 10275·9 定价 5.20 元

主 编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

顾 问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元化	王季思	朱东润	肖涤非
吴富恒	余冠英	林 庚	周振甫
	季镇淮	钱仲联	

目 录

骆宾王.....	马茂元	王松龄(1)
王 勃.....		王气中(21)
陈子昂.....	肖涤非	吴明贤(45)
张九龄.....		乔象钟(69)
王之涣.....	卞孝萱	黄志洪(79)
孟浩然.....		陈贻焮(91)
李 颀.....		姚莫中(109)
王昌龄.....		于 石(123)
高 适.....	肖涤非	余正松(137)
王 维.....		陈贻焮(163)
李 白.....	王运熙	杨 明(187)
杜 甫.....	肖涤非	郑庆笃(233)
刘长卿.....	卞孝萱	乔长阜(271)
岑 参.....		彭 兰(289)
元 结.....	孙望	吴锦 顾复生(307)
韦应物.....		廖仲安(325)

李 益	卞孝萱	乔长阜(359)
孟 郊	钱仲联	尤振中(379)
张 籍		马家楠(403)
韩 愈	钱仲联	尤振中(423)
刘禹锡	卞孝萱	吴汝煜(461)
白居易		褚斌杰(489)
柳宗元		吴文治(521)
元 稹	卞孝萱	刘维治(565)
贾 岛		汪贤度(589)
李 贺		袁行霈(603)
杜 牧		缪 钺(623)
温庭筠		万云骏(651)
李商隐		周振甫(671)
罗 隐		刘开扬(691)
皮日休		郑庆笃(713)
韦 庄		王水照(733)
司空图		吴调公(753)
聂夷中		王从仁(773)
杜荀鹤		肖文苑(781)
李 煜		周振甫(793)

骆 宾 王

(公元 640?——?年)

马茂元 王松龄

唐诗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发展进入了完全成熟的阶段。作家之众多，作品之繁富，体裁之齐备，风格流派和题材的多样化，它在思想上艺术上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超越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而正式揭开唐诗序幕的代表作家，则是唐高宗至武后初年“以文章齐名天下”的“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四杰”年辈不同，但论其主要创作年代，在文坛上是桴鼓相应的。他们处在唐诗的开创时期，都肩负起时代的使命，努力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积极开拓思想题材的领域，对诗的格律形式有所探索和贡献。同时，他们又是骈文的名手。骈体文发展至唐，纂组愈加工丽，句调愈趋整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政治上他们同是失意之士，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都有着浪漫的性格和行径。虽然露才扬己，当时颇受“浮躁浅露”之讥，可是他们生命中所迸射出来的火花，他们的才华以及悲惨的身世遭遇，却赢得后人不少的同情。其中给人们印象最深、轶事流传最广的，那就是骆宾王。

骆宾王，义乌（今属浙江省）人。关于他的家世已不可详考，只知道他的父亲做过青州博昌（今山东博兴县境）县令。至于宾王本人生平，《旧唐书·文苑传》、《新唐书·文艺传》所载略而不详，见于他书的也不多。清人陈熙晋根据骆集诗文所透露的消息，证以新、旧《唐书》及初唐人诗文集，详加排比考订，做了一篇《续补唐书骆侍御传》（见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附录），使我们得以比较完整地了解宾王的生平。

宾王天资聪颖，七岁就能作诗。有一次他在池边戏水，有人指着池中群鹅让他赋诗，他应声作了这么一首：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①

幼年崭露的才华，使他博得了神童的声誉。

少年时代的骆宾王随父到了博昌。父亲死在任上，家庭经济非常窘困，灵柩无力运回老家，只得就地安葬。不久，奉母迁居兖州瑕丘县（今山东兖州县境），在极端穷困无聊中度过了早年生活。

宾王首入仕途，约在唐高宗（李治）龙朔元年（公元661年）^①，被道王李元庆辟为府属。永徽四年（653），李元庆为滑州刺史，后历任徐、沁、卫三州刺史；宾王作为他的府属，其实就是刺史手下的参军、录事之类，品级是很低下的。龙朔三年，朝廷诏令各地荐举人才，李元庆让骆宾王陈述自己的才能，看来是想荐举他的。这本是他夤缘上进的一个极好机会，可是

^① 《骆临海集笺注》卷九《自叙状》：“易彼上衣，叨兹下秩，于今三年矣。”据唐高宗令京司长官上都督府诸州举人诏及《旧唐书·高宗纪》，此状当作于龙朔三年，推知宾王入仕在龙朔初。

他却给李元庆上了这样一道《自叙状》：“说己之长，言身之善，覩容冒进，贪禄要君……此凶人以为耻，况吉士之为荣乎？所以令炫其能，斯不奉令。”宾王权奇倜傥、非同凡俗的性格，已经露出端倪。

离开李元庆幕府后，宾王的行迹有几年不大清楚，只知道他拜了奉礼郎，做过校理图籍旧书的东台详正学士。咸亨元年（670），他以事被谪，从军西域。大约过了两三年，他从塞外返回，又到四川去从军，为姚州道大总管李义掌管书檄，后在蜀中宦游多年。

骆宾王的长篇歌行《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就是旅居四川时的作品。卢是骆的好友，曾任四川新都县尉。卢在四川时有一个情妇郭氏。正当郭氏有孕时，卢却回到洛阳，临行前相约不久回来正式成婚。谁知卢一去两年不返，而且另有新欢。郭氏久候音书不至，孩子也死了，悲苦不堪。宾王于是操起笔来“声讨”照邻，替郭氏申诉：

柳叶园花处处新，洛阳桃李应芳春。妾向双流窥石镜，君住三川守玉人！……

别日分明相约束，已取宜家成诫勖。当时拟弄掌中珠，岂谓先摧庭际玉。

悲鸣五里无人问，肠断三声谁为续！……

沉沉落日向山低，檐前归燕并头栖；抱膝当窗瞻夕兔，侧耳空房听晓鸡。舞蝶临阶只自舞，啼鸟逢人亦助啼。……

传闻织女对牵牛，相对银河隔浅流。谁分迢迢经两岁，谁能脉脉待三秋？情知唾井终无理，情知覆水也难收，不复下山能借问，

更向卢家字莫愁。

论内容，似乎并不新鲜，我们在古诗《上山采蘼芜》等汉魏作品中就可以见到它的影子。但在当时却是很可贵的。自梁简文帝以来，垄断诗坛的是以宫庭为中心的艳情诗——宫体。其内容浮薄无聊，甚至专写色情；其形式则镂金错彩，雕章琢句；其风格则淫靡萎弱，日益卑下。以雄才大略统一了中国的唐太宗，在文艺上却是宫体诗的积极作者和拥护者，其热中的程度比起隋炀帝来毫不逊色。“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以太宗时的虞世南、高宗时的上官仪为中心的一批文臣，继续大量地制造“那没筋骨、没心肝的宫体诗。不同的是现在词藻来得更细致，声调更流利，整个的外表显得更乖巧，更酥软罢了”（《闻一多全集》丙集《宫体诗的自赎》）。宫体诗凭借帝王的势力继续统治着诗坛，其间虽有王绩、魏征那种古调独弹的诗人，但他们人数、作品都少，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什么重大影响，他们的声响被四处弥漫的靡靡之音淹没了。骆宾王的这首诗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仿佛给当时堕落的诗坛吹进一股令人清醒的冷风，带来新鲜的气息。此诗用“艳情”为题，这是多年来被宫体诗人们做得太滥的题目；但其内容则是就实事抒真情，把满腔的同情倾注于一个不幸的女子，这与长期以来把女人当作赏玩对象的宫体诗，在情趣上是大有径庭的。从形式上看，它也在努力挣脱齐梁诗风的束缚，开拓着唐人长篇歌行的道路。当然，这个任务不是这一首诗和此刻的骆宾王所能完成的，它有待于诗人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与感受日益丰富和深化，有待于艺术技巧的逐步积累，有待于同时代其他杰出诗人的共同努力。下文我们还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闻一多先生说：骆宾王“天生一副侠骨，专喜欢管闲事，打抱不平，杀人报仇，革命，帮痴心女子打负心汉”（同上），这话未必全面，却道出了宾王的一些性格特点。这种“帮痴心女子打负心汉”的事，他在四川还干过一回，写了另一首长篇歌行《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诗里没有讲出具体的故事，但不外是卢照邻和郭氏那一类公案。李荣是个有才名的道士，和卢、骆都是朋友，到四川来住了很久没有归去。大约是王灵妃在长安等得着急，宾王就拟代她的口气作了这首诗赠给李荣。诗中唱道：

梅花如雪柳如丝，年去年来不自持。初言别在寒偏在，何悟春来春更思！

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节奏跌宕起伏，声调响亮回旋，极富音乐性，确实是难得的好句子。更可贵的是全诗一气到底而又缠绵往复，曲尽思妇愁绪，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拟代他人作诗在中国诗家中本是数见不鲜的事，但往往流于笔墨游戏，象宾王这两首写出了弃妇、思妇的真情实意，在艺术上也达到很高的水准的作品却是不可多得的。这大约与他久戍西域、长滞蜀中的生活经历不无关系。

离开四川之后，骆宾王作了武功县（今陕西境内）主簿。上元三年（676），吐蕃进攻鄯、廓、河、芳四州，朝廷命吏部侍郎裴行俭为洮州道左二军总管。裴辟宾王为掌书记，以母老相辞。就在这一年，宾王调明堂县主簿^①，写下“当时以为绝

^① 据张鷟《朝野金载》，《帝京篇》为明堂主簿骆宾王所作。上元三年四月一日，宾王以武功县主簿的身分作《上吏部裴侍郎书》，有“一艺罕称，十年不调”之句；《帝京篇》亦云“十年不调几遭回”，可知书与诗同时所作。时武功为畿县，明堂为京县（治长安永乐坊），自畿县调京县，当在上元三年去武功之后。新、旧《唐书》本传皆未载为明堂主簿事。

唱(见《旧唐书·文苑传》本传)”的代表作——长篇歌行《帝京篇》。

《帝京篇》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一样,都是以当时首都长安的生活为题材的长篇歌行,是富于现实意义的优秀作品。它以纵横奔放、富丽铺张的诗笔,为我们描绘出长安繁华壮丽的风景画面和上层社会奢侈堕落的生活图景:

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桂殿阴岑对玉楼,椒房窈窕连金屋。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

.....

平台戚里带崇墉,炊金馔玉待鸣钟。小堂绮帐三千户,大道青楼十二重。宝盖雕鞍金络马,兰窗绣柱玉盘龙。

.....

王侯贵人多近臣,朝游北里暮南邻。陆贾分金将宴喜,陈遵投辖正留宾。赵李经过密,萧朱交结亲。丹凤朱城白日暮,青牛绂纁红尘度,侠客珠弹垂杨道,倡妇银钩采桑路。倡家桃李自芳菲,京华游侠盛轻肥,延年女弟双飞入,罗敷使君千骑归。同心结绶带,连理织成衣。春朝桂樽樽百味,秋夜兰灯灯九微,翠幌珠帘不独映,清歌宝瑟自相依。且论三万六千是,宁知四十九年非!

壮丽的宫馆,繁华的街市,王侯近臣侈豪的游宴,游侠子弟和达官贵人暮投娼家,纵情声色享乐,生活在醉生梦死的气氛中疯狂地旋转。面对这一切,诗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看出表面繁华的背后,隐藏着统治阶级的互相倾轧,这种狂热堕落的生活终将发展到空虚幻灭的结局:

古来荣利若浮云,人生倚伏信难分。始见田窦相移夺,俄闻卫霍有功勋。未厌金陵气,先开石槨文。朱门无复张公子,灞亭谁畏李将军!

对于那些志得意满、骄奢自矜的人,诗篇更给以一当头棒

喝：

莫矜一旦擅繁华，自言千载长骄奢；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黄雀徒巢柱，青门遂种瓜！

值得注意的是，《帝京篇》与卢照邻的《长安古意》，无论在题材内容、表现手法、篇章结构上都非常相似。试看《长安古意》：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百丈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啼花戏蝶千门侧，碧树银台万种色。复道交窗作合欢，双阙连甍垂凤翼。梁家画阁天中起，汉帝金茎云外直。

.....

娼家日暮紫罗裙，清歌一阕口氛氲。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

骆、卢是好朋友，有着相似遭际，又是在同一块文学土壤中冒出头来的“不安分”的诗人，所以《帝京篇》和《长安古意》象一对孪生兄弟，这就不足奇怪了。两诗都还染有六朝藻绘的余习，思想上蒙着一层感伤色彩，有其消极因素。论气势，骆高于卢；论韵致，卢胜于骆；骆语言典丽而卢流畅。但它们的差别不仅如此而已。两诗的结尾，作者都自抒感慨，总结全篇。《长安古意》云：

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帝京篇》云：

已矣哉，归去来！马卿辞蜀多文藻，扬雄仕汉乏良媒。三冬自矜诚足用，十年不调几遭回。汲黯薪逾积，孙弘阁未开，谁惜长沙傅，独负洛阳才！

一个用清冷萧疏的笔意，写自己在长安的清贫生活，寂寞自伤，措辞委婉；一个直书怀才不遇的愤懑，牢骚满腹，发泄得痛快淋漓。这很能代表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他们晚年的结局很不相同：照邻身患恶疾，卧病十余年，最后在贫病交加中自沉颍水而死；宾王则以垂暮之年，参加了徐敬业极其冒险的军事行动，兵败逃亡，不知所之。他们的结局，除了其他因素的影响，性格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闻一多先生指出：“卢、骆擅长七言歌行，王、杨专攻五律。”（见《闻一多全集》丙集《四杰》）论其大较，这话是不错的。骆宾王的《帝京篇》、《艳情代郭氏赠卢照邻》、《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及调露元年（679）所作的《畴昔篇》，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行路难》，都是具有时代代表意义的作品。它们的题材、辞藻看起来和某些齐梁宫体非常接近，但思想内容却大不相同，情趣迥异，不是宫体的继续，而是宫体的否定。这类长篇歌行又不同于排比铺陈的排律，抒情叙事，间见杂出，形式非常灵活；可以运用典故，也可以运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往往带有浓厚的民歌意味。这种诗体从六朝后期小赋变化而来，又吸收了六朝乐府中象《西州曲》一类辘轳辗转的结构形式，以及正在发展中的今体诗的格律。它的特点，在于音节和谐，言词流利，声情并茂，感染力强，易于上口成诵。稍后如刘希夷的《代悲白头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盛唐李颀的《古从军行》、王维的《老将行》、高适的《燕歌行》，中唐白居易的《长恨歌》、元稹的《连昌宫词》，晚唐郑嵎的《津阳门诗》、韦庄的《秦妇吟》等许多为人们所熟知的名篇，都是沿着这条线索发展下来的；李白、杜甫的某些长篇，如《猛

虎行》、《洗兵马》等，也还接近这种形式。在唐朝，它和破偶为奇、不入律句的古诗，始终是双峰对峙，二水分流，并行而不废。作为唐人长篇歌行这个体裁的开拓者之一，骆宾王的发轫之功是不容忽视的。

骆宾王任明堂主簿不久，母亲就去世了。他居住在长安郊外浐河之滨为母服丧，除服之后，补长安县主簿。仪凤三年（678），迁侍御史，就在此年冬天，他遇到很大的麻烦：被捕下狱了。其原因，据《旧唐书》本传说是“坐赃”；证以骆集《狱中书情通简知己》所说“绝缣非易辨，疑璧果难裁”，《在狱咏蝉》所说“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的话，看来所谓“赃”，自然是受了诬陷。至于别人何以要诬陷他，却难于查证了。据《狱中书情通简知己》中“三缄慎祸胎”之语，恐怕是因为言语不慎，而招致莫须有的打击。但言语不慎，却不一定就是指上书朝廷，或者与反对武后集团夺权的斗争有必然联系。上引两诗及《萤火赋》都是在狱中所作，除了申诉自己的冤屈不幸，并未流露出什么存君兴国的思想感情。但是，历代的一些文人却从表彰宾王忠于李唐王室的角度出发，认为宾王下狱是因为上疏反对武后擅国而得罪，如唐人郗云卿、明人胡应麟就是这样^①。陈熙晋在《续补唐书骆侍御传》里根据前人的说法，得出如下的结论：

时高宗不君，政由武氏，宾王数上章疏讽谏，为当时所忌，诬以赃，下狱。久系，尚未昭雪，作《萤火赋》以自广。

这是替宾王后来参加徐敬业反对武后的军事行动安一伏

① 见郗云卿《骆宾王文集序》、胡应麟《补唐书骆侍御传》。

线，也是把宾王塑造成一贯忠于李唐的忠义之士的形象不可或缺的一笔。但是，这些说法缺乏历史根据（如胡应麟就把下狱一事搞错了二十多年，时宾王尚未入仕），和宾王的身分与个性也不相符，是没有说服力的。

骆宾王的诗中，五言律体并不算少。总的说来，比不上王勃那样的清丽高华，也不如杨炯的精警凝炼，但其中却有少数成功之作。例如他囚系时所作的《在狱咏蝉》，就是历来传诵的名篇：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

托物寄兴，感慨无端，若即若离的笔意，真正勾画出“咽露哀蝉”的魂魄。这种境界，在王、杨两家集中是见不到的。又如《送郑少府入辽共赋侠客远从戎》：

边烽警榆塞，侠客度桑乾。柳叶开银镝，桃花照玉鞍。满月临弓影，连星入剑端。不学燕丹客，空歌易水寒。

格高韵美，词华朗耀，居然是李白《塞下曲》一类律诗的先声；除了全首的平仄声调还不协调，形式尚未完全成熟外，比起杨炯的《从军行》、《紫骝马》等篇，也略无愧色。

仪凤四年（679）六月，改元调露。这年秋天宾王遇赦出狱，写下长篇歌行《畴昔篇》。全诗长达一千二百余字，是唐诗中罕见的巨制。此诗历述自己的游历和坎坷遭遇，对前半生做了一个总结。此时的宾王虽已脱缙绂之苦，但却是因改元大赦而获释的，并未得到平反，仍是待罪之身，官复原职没有希望。所以他在诗的结尾满腹牢骚地发泄道：

涸鳞去辙还游海，幽禽释网便翔空！舜泽尧曦方有极，谗言巧佞佞无穷。谁能跼迹依三辅，会就商山访四翁！

牢骚是发过了，就在这年冬天也当真离开了长安——但不是去归隐，而是北赴幽燕，再度厕身戎幕，大概是应召进入了正在帅军与突厥作战的裴行俭的幕府^①。他那首《于易水送人》绝句，就写于此时：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满腔热血，无处可洒；对古代英雄侠客的深切向往，激昂慷慨的心情，在寥寥二十字之中，跃然纸上。同时所作《宿温城望军营》云：

虏地寒胶折，边城夜柝闻。兵符关帝阙，天策动将军。戍静胡笳彻，沙明楚练分。风旗翻翼影，霜剑转龙文。白羽摇如月，青山乱若云。烟疏疑卷幔，尘灭似销氛。投笔怀班业，临戎想顾勋。还应雪汉耻，持此报明君。

这里有边塞寒夜的亲切见闻：弦胶冻折，胡笳悲鸣。艰苦的生活，并没有冷却他立功边塞的豪情壮志；出狱后的尴尬身分，也未能冲淡他对功名事业的热烈向往心情。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两度从军塞上的经历，开拓了宾王雄奇的诗境。如《夕次薄类津》、《边城落日》、《至分水戍》、《边夜有怀》等，都是较好的边塞诗。

宾王在幽燕从军的时间很短，大约只有几个月。调露二年（680），他被除为临海县丞。唐代前期重内轻外，从侍御史出为地方小吏，而且是个无所作为，位同虚设，受人奚落和欺侮的县丞，这在政治上对他当然是个重大的打击，因而“快快失

^① 见《骆临海集笺注》卷五《宿温城望军营》陈氏笺证。